佛光山 人間佛教研究院
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

主題演說之一：人的重要

星雲大師
佛光山開山

主題：為「第二屆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」學術研討會，同與會學者座談，大師發表主題演講，題目是：「人的重要」

時間：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晚上七時

地點：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東禪樓

與會：中國大陸、台灣、以色列、越南等地六十六位學者代表（五十七位正式參加，九位特邀嘉賓）

賴老師、程恭讓教授、各位學者專家們，大家晚安、大家吉祥！

實在說，你們都是高人，我只有拜讀你們大作的份，不敢和各位講說些什麼。不過，剛才聽到程恭讓教授介紹，現場有來自那麼多地方、那麼多學校的名師學者，我覺得我是應該對本次會議盡一份心，對「人間佛教理論實踐」表達一點意見。

我想，不用說的，佛教是以佛為中心；佛是人，不是神。我們非常慶幸，佛教的教主是人，不是神，他不會呼風喚雨、不會撒豆成兵，也沒有什麼奇異招術，他在世間上傳教的時候，只想傳播真理。

什麼是真理？當今各個宗教、學術界，乃至社會各界，對此可以說是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」。在我們對佛陀了解的人就知道，釋迦牟尼佛是開悟證果的聖者，他證悟什麼呢？證悟真理。什麼是真理？緣起、中道是真理。

我想，光是一個「緣」，就不是人家說的「有緣千里來相會」這麼簡單。在佛教裏，「緣」是宇宙萬有的起源，這個世界如果沒有「緣」，一切就不能成。例如，我們吃飯，需要有農夫種植的因緣；我們穿衣，需要有工人織布的因緣，甚至煮飯、挑水，也都需要有人承擔。我們的生活日用，需要依靠很多人的幫忙，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人，只有自己一個人，是活不下去的。

在這個世間上，有很多的生命，但是唯有人是頭頂天、腳朝地，所謂「頂天立地」的。縱有一些高等的動物，如「千里馬」很有靈性，獅子、老虎、大象力氣很大，但是牠們也都是背朝天，沒有頭朝天。所以，人是很寶貴的，在人間又稱為「萬物之靈」。甚至佛陀說法，講的也都是「人」，舉凡人生的起源、人生的關係、人生如何離苦得樂、解脫自在等等，都與人有關。

人在世間上，因為人我對立，吵吵鬧鬧、是是非非，有時候也活得很辛苦，好在有佛法的指引，告訴我們如何在煩惱中自在一些、解脫一點，把自己的生命昇華一些、快樂一點。

這也讓我想到，人到世間上，並不是為了受苦而來的，若是為了受苦，又何必到世間來呢？可是多年來，佛教界的傳教人士開口閉口都說「人生是苦」，有三苦、四苦、八苦、無量諸苦，乃至說「人生是苦海」、「三界如火宅」等等，把人間說得好像一刻都不能停留。

我覺得人生不是很苦，苦，是一種教育，能給我們力量，能加強人生的進步，讓人生的眼界更高、更遠。比方說，你想要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出人頭地，就要加緊練習，比別人更勤苦；你想要更有智慧，比別人強，就要加強思想、多讀書。總之，苦不是目的，苦等於油料、潤滑劑，能讓我們從苦裡昇華、從苦裡解脫。

佛光山 人間佛教研究院
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

八十八年前，父母生養了我，當時家裡沒有什麼家產、財富可以給我過好日子，就連三餐也難以溫飽，但是他們給我一個好的性格，這個性格對我非常重要。什麼性格？知道「人」很重要。

自我懂事以後，所能接觸到的人就是父母和家人。為了讓父母歡喜，我想方法討好他們，很聽話、很乖巧、很勤勞，哪怕撒嬌也要讓他們高興。那麼，父母也就經常讚美我說：「幾個兄弟姐妹當中，就是你最好。」我給父母歡喜，父母說我最好，當然我心裏就很快樂了。

因為這樣，也讓我更加發覺到，原來人與人之間，要像母子相處般，彼此尊重、恭敬、說好話。儘管在物質生活上，衣食、生產有所欠缺，那也不算是一回事，只要在人性上發揮，在慈悲和愛之下，人就會很快樂、很歡喜，就會感覺到自己是有價值的。

給人歡喜，人家才會給我快樂。雖然我家裡貧窮，日食三餐都很困難，不過沒有關係，橫豎我也沒有錢念書，而且我已經七、八歲了，可以幫忙貼補家用。一個小兒童有什麼力量、辦法幫忙家庭日用呢？那時候，在鄉村裏，村民豢養了許多狗、牛，我就利用天還濛濛亮的時候，到路上揀拾狗大便。我不敢唱高調說自己是為了環保、為了衛生而揀，當時我並不懂這些，只想到把揀來的狗屎堆積起來，累積到一個相當數量，就可以賣給人家，也能賣得幾毛錢、幾塊錢，給父母貼補家用。當然，父母收到錢之後，很感動，也就更加地說我好：「這個兒子很有用！」

甚至於傍晚時分，農村的牛群要回家了，在還沒到家之前的路途上，牠們也都會規矩地先行排泄。因為牛吃草，大便不骯髒，沒有什麼難聞的味道，我就把它揀拾起來；拿不動，就用拖的。拖回家之後，再用水、草和起來，貼到牆上曬乾，也可以當柴燒。那時候，我們鄉村裡還沒有什麼木炭，

都是燒稻草、木桿，不過牛糞倒是很像木炭。

牛糞曬乾後能賣錢，父母當然也是很高興，又再讚美我說：「我的這個小兒子真有用啊！」這麼一來，也就讓我立志要做個有用的人。因為人是要給人利用的，人家覺得你有用，對他有幫助，他才會接受你，你的存在也才有價值。

所以，雖然家庭窮苦，但由於彼此知道「人」的重要，肯付出愛心，對你好、讚歎你，大家還是生活得很快樂。總之，人有思想、有文化、有藝術，大家要懂得開發自己，創造歷史、創造未來！

說到「苦」，一般人經常提到「生、老、病、死」四苦，人生了，老了；老了，病了；病了，死了；死了，就苦！但我不覺得這是苦，應該要把「生、老、病、死」對調一下，把「生」擺在最後，不是放在前面。如此一來，老了病，病了死，死了以後生，生就有希望，生就有未來，生就有前途美景，人生真好！這也就是所謂的「人生佛教」。當然，那時候我也還不懂什麼「人生佛教」，不過由於外婆吃長齋，經常參與地方神道集會，從她的身上，我倒是看到了慈悲的偉大、善良的美好，這種人格值得尊重；換句話說，也談不上什麼「學佛」，就只是想到要「學外婆」，你看！外婆多勤勞、多辛苦、多慈悲、待人多好，我也要學她！因此，外婆拜觀音老母，我也跟隨拜觀音老母。當時我並不知道有釋迦牟尼佛，甚至於十二歲有機緣出家的時候，很慚愧，我也還不知道有佛祖，只知道有觀音老母。漸漸地，才知道原來佛教有教團、有教主、有教義，它是有組織的，而我在教團裏做和尚，已經成為佛教的一員。

人生際遇真奇妙，我是揚州人，從沒有離開家門三里路以外，何況宜興這麼遠，我只是個小孩子，當然也不敢到。後來，中日抗戰期間，我的父親

佛光山 人間佛教研究院
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

在外經商，到了南京，恰巧「南京大屠殺」事件發生。當時，實際的情況我們並不知道，只知道民國二十六年事件爆發之後，父親一直都沒有回家，隔年，我們就開始到處打聽他的下落。直到二十八年春，我的母親再也耐不住了，便帶著我出外找尋父親。由於這麼一個因緣，我就到了南京棲霞山寺，在那裏出家了。

人的緣份到了，真是推都推不開的。棲霞山寺是一個十方叢林，如同政府機關，是公有的寺廟，任何一個人都不能收徒弟，只提供外面的僧侶自由來參學。所以，在那裏的每一個出家人，都有一個自己所謂「師徒相承」的廟。

回想當年的情景，有一個人過來問我：「小朋友，你要出家嗎？」由於過去從外婆那裏聽到不少，也看到一些出家人的威風，覺得出家很好，所以也沒有多想，就隨意地回答說：「要啦！」哪知道這一句話講出去以後，過一會兒，也就是我日後的師父志開上人，他就來問我：「聽說你要出家，那就跟我出家吧？我做你的師父。不過，你不能在這裏出家，雖然我在這裏擔任住持，也是不能例外，只可以說借用這個地方出家。我們的祖庭是宜興大覺寺，以後你回去禮祖，再正式認祖歸宗。」就這樣，我在棲霞山寺出家了。

忽然地，人生起了變化，一個十二歲的小孩，開始跟隨著那些二、三十歲的大人生活。尤其老師們的教育方式很專制，甚至可以說是不合理，總是故意給人委屈、找人麻煩、給人困難。不過，我是想，或許在他們認為，要養成一個僧才，要做一個上等的僧侶，就必須吃得下打罵，叢林裏叫做「吃得下犍槌的磨鍊」；哪怕是要做一個中等的僧才，也應該接受嚴苛的教育。反之，如果不是僧才，就算待他怎麼好，他也沒有那種「接受」的性格；沒有緣份，遲早還是要離開的。

很僥倖地，我受得了老師們的千錘；所謂「千錘」，就是打罵。例如，

偶爾我瞪個眼睛看一下，老師一個耳光就打來了，「你看什麼！什麼東西是你的？」在沒有辦法回答哪一樣東西是我的情況下，只有承認都不是我的，也不再看了。但是不看很難受呀，畢竟我只是個小孩子。不過，這些老師們還是有一點門道的，他說：「你不要看外面，可以看自己！」自己有什麼好看？「看心！看自己的心！」心看不到啊？「你去想想，心裡面有什麼？」那麼，小孩子當然是乖乖聽老師的話，往心裡面找尋去了。

看啊看地，忽然驚覺到：哎呀，不得了，麻煩了！我心裡面貪欲、怨恨、嫉妒、無明、煩惱充斥，污穢、骯髒都積聚在我的心胸之中。雖然我年紀很小，竟也覺得自己不具有人的條件，不像個人。從此下定決心：我要改變自己！

要改變，就要學習；要改變，就要忍耐。又過了幾年，記得在我十五歲的那年，已經出家幾年，有一點小小成長了。那時候，棲霞山舉行三壇大戒戒會。在叢林裡，二十歲才有資格受戒，我才十多歲，怎麼辦呢？寺院裏只有我一個小孩，擺到什麼地方好呢？我想是那許多老師們經過商量，看在我師父的地位和面子上，後來就先給我受沙彌戒，做個沙彌。

當然，要想受戒也是很困難的，必須先接受老師們考試。不過，考試的方式，並不是要我們寫字作答，而是口試問答。

回想起那時候，有一個老師問我：「你有殺生過嗎？」我自己從小性格就比較仁慈，不傷害小動物，何況殺生危害生命是很嚴重的罪過，當然我說：「沒有。」可是話一出口，老師就說：「你沒有踏死過螞蟻、沒有打死過蚊蟲嗎？你說謊嘛！」隨即，藤條、棍子就打了過來，打得我天旋地轉、金星亂冒。讓我不得不想：說謊的罪過有這麼嚴重嗎？

到了第二位老師，他還是問一樣的問題。不過，他倒是很和氣地問：

佛光山 人間佛教研究院
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

「你有殺生過嗎？」剛才因為「說謊」被打，不敢再說沒有，這次我就承認有殺。沒想到，他拿起棍子又是一陣打，一面還說：「你罪過喔、罪過喔！」我也沒有多想，只覺得是也確實，殺生是罪過。

面對外來加之於我的打罵、冤枉、委屈，種種嚴厲的教育，我都能夠坦然接受。雖然這樣的教育和我的家庭全然不一樣，我的父母慈愛、溫和，這裏的師長凶暴、殘忍，不過我並沒有退縮，反而覺得：沒有關係，我要改變他們！我要讓他們跟我的父母一樣對我好！

我要怎麼改變？很冒犯地說，那許多老師真是窮凶惡極，高高在上，很傲慢，但是他們跟人又不攀交情，你哪裏能對他好呢？能！為什麼？我就順著他們的意思。所以，當老師再問我話，我就說：「老師，你要打就打吧，不必問了。」這一答，答得他也笑了起來。

對老師，我恭敬他，即使他打罵我，我還是說他很慈悲、愛護我，打我打得很輕。這麼一來，也收到了些許效果，我感受到一些老師對我是特別呵護，縱使在人前要打罵我，也都只是做個樣子。

十年的佛門教育，我就在這種專制、委屈、壓制的環境中成長。總之，彼此用心來往還是很重要。

這一段經歷過去了之後，師父把我帶回到宜興。當時大覺寺是山邊的一間破舊小廟，裡面沒有出家人；因為中日戰爭的關係，出家人都跑走了，到別的廟裏去了。這是個窮廟，連飯也不得吃。不過，師父也不瞞我說：「我們很窮，但是出家人就是要先接受窮苦的教育、窮苦的生活。」

我跟隨他出家十年，他沒有給過我什麼優待，也沒有鼓勵我、講我好，只記得有一次他正在吃茶的時候，對我說：「我把吃茶的茶葉錢省下來給你，你用也用不完，但我就是不給你！什麼道理你不懂，不過將來你會

懂。」感謝恩師，確實後來我懂了。我沒有「擁有」的習慣、沒有購買的欲望、不想聚積金錢，都是那時候養成的。所以，到了台灣之後，偶爾舞文弄墨，有了一點稿費，也不知道怎麼用。後來就想：我們自己也來辦雜誌、出版書籍吧！可是訂戶一多，錢也就更多了。怎麼辦呢？剛好那時候有人想要出家、想要讀書，我們就把錢用來建廟，供大家念書。總之，這麼做，都是為了「人」，心中要有人，要愛人。

記得多年後，我在美國洛杉磯講《金剛經》，那時候聽眾是買門票才可以入場聽經的，可是不知道怎麼地，我九十多歲的母親也在現場後方聽我講經。講經圓滿，回到寺裡，我就對母親說：「媽媽，今天你怎麼也跑到講經的會場去呢？」她告訴我說：「你不會講經啊！」我心裡就想：縱使我不會講經，也是由別人來批評，媽媽你不是有學問的人，又不懂佛法，也能批評我嗎？接著她就說：「你講什麼《金剛經》？無我相、無人相……『無我相』也還罷了，怎麼『無人相』呢？人都不重要嗎？」

我一聽，明知道佛教講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、無壽者相」，並不是她那個意思，但是又不好和自己的母親辯論，何況她說得也不錯，在這個世間上，人很重要，怎麼能「無人相」呢？反而因此心生慚愧，自己一向都很重視人，到今天卻還是給母親批評我不重視人。

我二十三歲初到台灣的時候，在慈惠、慈容法師他們的故鄉宜蘭弘法，那裏跟宜興一樣，是一座小鎮，沒有佛教的寺廟，只有神道教龍華派的一間寺廟雷音寺，容我暫時住幾天。

那個時候，正逢台灣白色恐怖時期，沒有人敢收留年輕的出家人住下來。雖然我知道生存很困難，出門在外危險，不過經常還是得要外出辦事。雷音寺位在宜蘭北門，經過中山路到南門去，大概有二、三公里遠，我每

佛光山 人間佛教研究院
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

走在這條路上，兩邊店面的人都會出來探看。儘管他們彼此好奇地詢問：「咦？哪裡來的一個小和尚？不像是我們本地人嘛！」我還是腰背挺直、目不斜視地往前走，不朝他們看一眼。不過，聽到他們說：「這個小和尚走路很好看啊！」倒是讓我想起過去老師教導我們行、住、坐、臥的威儀時，說：「行如風，行要像一陣風；坐如鐘，坐要像一口大鐘；立如松，站要像一棵松樹；臥如弓，睡覺要吉祥臥。」就更加地提起精神走路，好像軍隊下操一樣，要給路邊的人看。那麼，人見了面就會有感情，看著看著，他們也覺得：這個和尚不錯，就留在我們宜蘭吧。橫豎我也沒有地方去，不留在宜蘭，能留在哪裏呢？也就留下來了。

可以說，我是靠人，靠宜蘭人，才能生存下去的。所以，從此之後，我也開始跟人結緣；我有沒有學問，那是一回事，總之我能做的就是跟人結緣。怎麼結緣呢？比方布施。我哪裏會有錢布施？不過布施也不一定要用金錢布施，我見到人，給他一個鞠躬、一個微笑、一個點頭，他就會很歡喜；他跟我講話，我很注意聽，他就會很歡喜；我讚美他、說他好，他也會歡喜；總之，我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都可以給他歡喜。那麼，我給他們歡喜，整個宜蘭人也都歡喜我了。

宜蘭這個地方民風淳樸，所以我一住就住了幾十年，雖然後來到高雄建設佛光山、在各地建寺廟，但是我的戶口一直都還擺在宜蘭；我很歡喜這個地方，這個地方的人很好。

說到人很好，就想到太虛大師說：「仰止唯佛陀，完成在人格，人成即佛成，是名真現實。」完成人格很重要。像我經常也說一句話：「有佛法就有辦法！」但是許多人聽了不甚明白。什麼是佛法呢？其實，慈悲就是佛法。過去有些治安單位的警察因為不了解我，把我抓起來拷問，要我坐牢，我都很溫馴地讓他們知道我不是壞人，最後事情也就化解了。

除了慈悲，什麼是佛法？忍耐也是佛法，有智慧、有靈巧也是佛法，負責任、勤勞，哪怕是掃地、煮飯、端碗端筷，為人服務，也都是佛法。所以，人家願意接受我，並不是接受我這個人，而是接受佛法。這麼一來，慢慢地我也有了一點小「辦法」，有些人就來找我了。例如有的人說：「師父，我失業了，幫我找個職業啊！」失業的人很多，找職業很困難，這可真找我麻煩了，但我還是要想辦法為人服務啊！

後來我就想到一個好辦法，我說：「比我替你找職業更好的辦法，就是你直接去找某某老闆，跟他說：『我給你試用二個月，如果你認為我堪用，就用我；不堪用，就叫我走路。』」當然，老闆對於試用過的人，一定是比由我介紹去的人來得更放心了。

所以，為了人，我也想出很多解決青年問題、化解家庭不和、幫助社會苦難的辦法。

最近，台灣少數學生佔領立法院，一個個趾高氣揚，以為自己是在搞「五四運動」。事實上，差得很遠呀！為什麼呢？「五四運動」是因為外國人欺負中國而發起的運動。當年中國確實是腐敗，但現在情況不然，只是為了個條約、條文不能解，那是可以談判的。再說立法院是何等神聖的殿堂，怎能隨意佔領？

在台灣，也承蒙許多人找我發言，幫忙解決問題，但是我解決不了啊！我頂多說：學生們，回去念書啊！你們在立法院裡面，也是受苦嘛；立法院的院長王金平先生，你在哪裡啊？趕快回來召集立法委員開會，解決問題啊！馬英九先生，你們出來和學生對話，解決問題啊！我也要討好學生，免得他們罵我偏心。

現在兩岸要追求和平，因為彼此都是同文同種、同一個文化，都是兄弟

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
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

姊妹，都是人。人有最高的智慧、人有最好的思考，凡事應該站在人的立場想，心中有人，才能和平；與人對立，也就要鬥爭了。

孔老夫子講「仁義」，「仁」是由一個「人」字旁，再加兩橫所組成；兩個「人」，就有「仁」。所以，在這個世界上，每一個人都不要只為自己個人想，要肯為別人想。我的意思就是：人間佛教是今日社會所需要的，佛法那麼好，我們只有把它拿出來運用，多為別人想，社會才會好。像我倡導「三好」，正因為過去中國人有一句話說：「造孽喔！」什麼是「造孽」？身體，殺、盜、邪淫；口，妄語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；心，貪欲、瞋恨、嫉妒，做種種的壞事。如何才能不造孽呢？只有身做好事、口說好話、心存好念，三業清淨，才是好人；要做好人，先行「三好」。

不過，以我這一生的經驗，只有「三好」還是不夠。因此，在佛光山又有「四給」的工作信條。「給」的妙處很大，做人，光是貪，就貧窮；你能給，就富有。「給」如同播種，一顆種子播灑到土裡，才會成長、開花、結果。

「給」也不一定只有給錢，甚至有時候給錢也是錯誤的。那麼要給什麼呢？你有困難，我給你不畏懼，讓你不怕困難，或者我幫忙你、安慰你、勸說你、鼓勵你，也都是「給」。能夠多給人一點信心、多給人一點歡喜、多給人一點希望、多給人一點方便，就是多給人一點服務。「給人」不吃虧，「給人」會有賺。

今天我在這裡要跟各位講說一句關於我的經驗的話。我在世界上建了多少寺院、辦了多少學校、做了多少事業，其實那都不是我的；我個人沒有，全都是大家的。那麼大家怎麼會肯做呢？就是因為我有一個「給」的性格，我給人信心、給人歡喜，大家有了信心、有了歡喜，也就肯得一起建寺院、辦學校、做電台、辦報紙了。

所以，我們中國地方之大，人口之多，是可以藉助「人間佛教」的力量來穩定社會的。在中國，佛教、道家、儒家分別代表天、地、人，道家講究升天，那也很好，因為人都要想升天；儒家重視做人，講究仁義道德，當然也很重要。至於佛教，就做個「地」好了，大地能普載眾生，大地能生長萬物供應給眾生。其實，天、地、人在佛教講是可以合流的，人間佛教也可以說就是天地人的佛教，是中國的佛教；佛教發源於印度，傳播到中國，至今已經成為中華文化、中國佛教。

說到中華文化，假如現在中國能實行人間佛教，中國會進步、會大興。我不是老王賣瓜自賣自誇，實際上，我感覺到中國的民族性使然，早已接受了佛教的因果、業力思想，接受了基本上做一個好人應有的條件，中國不妨就藉助這個民族性來推動人間佛教吧。有了人間佛教，人人都健全、人人都為人設想，這個人間很可愛呀！

昨天晚上，我在香港為兩千多人主持「三皈五戒典禮」。說到「三皈五戒」，從釋迦牟尼佛時代到現在，人們和佛教接觸的第一步就是「皈依三寶」，皈依三寶表示自己已經有了信仰。信仰很重要，信仰才有中心、信仰才有目標、信仰才有生命。尤其「皈依三寶」，可以說就是「民主」的體現。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夜睹明星成正覺，第一句話就說：「奇哉！奇哉！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。」這真是一句石破天驚的話，意思是說一切眾生都能成佛，人人都是佛。「人人都是佛」就是民主的宣言，是釋迦牟尼佛兩千多年前就宣揚的民主精神。

進一步地，還要「受持五戒」，對人好，不侵犯人，互相幫助，才有自由。所謂「五戒」，就是不殺生，不侵犯人的生命；不偷盜，不侵犯人的財富；不邪淫，不侵犯人的名節；不說謊，不侵犯人的名譽；不吸毒，不侵犯自己的理智，從而不侵犯他人。不侵犯，就是自由；尊重人家的自由，自己

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
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

才有自由。所以，人間佛教的「自由思想」，也能與過去中國道家、儒家等等宗教的思想配合。

當然，也不一定要大家通通都信佛，像是有的人喜歡文學，文學裏又有詩歌、小說、散文等各種體裁，可以自己選擇所好。不過，人家說「亂世用重典」，我認為亂世要用佛法。佛教有「五乘佛法」、「三乘佛法」、「一乘佛法」，無論用哪一種法，只要觀機逗教，就能起到效果。如兩岸都很尊敬的孫中山先生，說：「佛教為救世之仁，佛學為哲學之母，佛法可以補法律之不足。」又說：「法律防患於已然」，人一旦犯了罪，就不得辦法脫罪；「佛法防患於未然」，不要等到犯法，就可以先把人做好；好人才幸福、才快樂、才自在、才解脫、才自由、才瀟灑、才無畏懼，好人才能頂天立地。

所以，在我這種衰殘的老年，也還自不量力地推動人間佛教，總希望能為人間佛教多加把勁。當然，我個人的力量有限，所幸現在有各位學者專家，你們有志一同，對人間佛教多加以發揚，將來對社會國家的貢獻，用一句佛教的老話說：大家都會「功德無量」！謝謝大家。

【提問一】星雲大師好，感謝您的親切開示，受益匪淺。我是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中心博士後姚彬彬，有一個個人的問題想請教大師，就是二十世紀有一些佛學學派，認為佛教應該有一些對社會醜惡現象的批判。不知道您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？

【大師答詞】很抱歉，我眼睛看不見了，影像很模糊，像現場有多少人我是看不見的；我知道有人，但濛濛一片。尤其最近我耳朵也退化了一點，深怕聽錯了你的話，所以請慈惠法師複述。他跟隨我學佛、出家六十多年，幫我翻譯日語、台語，西來大學、南天大學、南華大學、佛光大學也都是他

幫忙辦起來的。

慈容法師也是辦教育的，台灣政府辦理的二十幾所社區大學由他擔任聯合總校長。當初因為不容易辦理，所以政府委託我們幫忙，叫做「公辦民營」。

說到社會對佛教的批判，在過去有「自了漢」、「不事生產」、「分離份子」等等說詞，事實上不值得一說，就像讀書人沒有從事生產，難道就不應該吃飯嗎？大家分工合作嘛！宗教也有宗教對社會的功用。

至於你說用佛教來批評當今社會。當今社會，我想最值得批評的，第一，就是人的欲望太強，私欲太多，欲望無限泛濫，欲海狂瀾，如同海嘯、暴風一般，搞得社會不得安寧。

除了「欲」是這個社會的麻煩，另外，就是講理的人太多，每一個人都歡喜講理，不肯承認自己的錯誤。能承認自己的錯誤，是美德，在佛教裏叫做「慚愧懺悔」。古代的君子總是自謙，覺得自己不足、自己不對，時至現代，人人卻都歡喜講道理。比方他開會遲到了，只要說聲「對不起，我遲到了」就好，他卻偏偏說：「哎呀！我剛要來，就有人打電話給我。」「我來的路上，遇上堵車。」「我來的途中，下雨了。」事實上，這些都不是理由，既然現在我們是要開會，你到會議現場就對了。我覺得，如果講理的人少一點，社會會更平安一些。

【提問二】大師您好，我是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文系的陳劍鍠，我的學校在佛光山附近，開車三、四十分鐘就到了，也常到佛光山去。在這裡請教大師一個問題：我們在提倡人間佛教、弘傳人間佛教的過程當中，勢必會走向「人間淨土」。那麼在人間淨土的建立過程，我們從大師的著作中，也看到您一直在提倡「佛光淨土」。所以，我要問的問題是，在大師的心裏，人間淨土與佛光淨土的差別是什麼？或是說如何去看待這兩個淨土？謝謝。

佛光山 人間佛教研究院
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

【大師答詞】佛教的淨土有很多種，有所謂「大乘不共」的淨土，像阿彌陀佛的極樂淨土、藥師佛的琉璃淨土、彌勒菩薩的兜率淨土等等，而現在我們也勾劃了人間淨土。

人間佛教不講怪力亂神，我們很本份、很簡單。人間佛教倡導「人間淨土」，只要把人做好，淨土就在我們的身邊，淨土就在我們的心裏。

佛教裏，有的人總會說：「你要做好事，布施錢財，才會有功德，將來阿彌陀佛才會來感謝你啊！」聽話的人就覺得奇怪：我把錢給了你，怎麼是要阿彌陀佛來辛苦、來感謝我呢？阿彌陀佛做得划不來啊！要是我，我不要做阿彌陀佛，太不公平了，錢通通給你們拿了去，卻叫我要去報答大家，要求我讓大家往生西方極樂淨土？

所以，「人間佛教」講的是公平正義，要有公義，要很平等，一切都要是善法，沒有說誰沾誰的光，我們可以給人、可以布施，但不想貪圖一點什麼利益。我想，人縱使有貪欲，也要是善意的，惡意的不可以，不當之財不應該要、不當的感情不應該要、不當的地位、東西都不應該要，若是應當的，就當仁不讓；人總是為了生活，求取功名富貴也不是不好，只要能夠「君子取財，取之有道」。因此，人間佛教不是什麼深文大義，我也不希望發表什麼深文大義，說得太玄太妙，對我們沒有用啊！

記得有一次我在舊金山出席一場座談會，有一位婦女問了我一個問題，她說：「法師，教我們怎麼成佛、升天，我們都不敢想，我們所想的，就只是如何把人做得更好一點、更高一點，這樣就很滿足了……」我覺得，這話雖然說得簡單，實際上就是我們所推動的人間佛教的重要精神，我們不唱高調，只講把人做好。或許有人認為「人間佛教」很庸俗、太簡單。事實上不簡單，試問自己：你能接受它嗎？玄妙、抽象對我們沒有用，實用對我們才

有用，而人間佛教可以說就是實用的佛教。

【提問三】大師您好，我是台灣高雄高苑科技大學老師陳立驤，住在佛光山附近的岡山，也經常去佛光山，但是在佛光山比較沒有機會見到大師，通常都是從人間衛視，或是透過《人間福報》、大師的著作，接受大師的教誨。很榮幸能在這裏請教大師問題。

剛才大師談到台灣「太陽花學運」，有學生問了我這個問題：假設您是台灣的領導人，對學運要如何收尾，有什麼具體的作法？能否也請大師用人間佛教的義理、脈絡來做開示？謝謝。

【大師答詞】中國自古以來，「民之所欲，予之」，對於人民所好的、人民所需要的，從政的人應該要給他。所以，在古老的傳統，有所謂「得民心者昌，失民心者亡」的說法，「民心」很要緊。心是什麼？人間的歡喜；心是什麼？人間的美好；心是什麼？人間的生活滿足；心是什麼？我有幸福感。

什麼叫做「幸福感」？例如，有的人來到大覺寺，歡喜地說：「哎呀！會場很明亮，真好！」、「哎呀！這裡的人真好！」、「哎呀！這裡的設施真好！」、「能有一杯茶喝，真好！」這就是一種幸福感。「感」，就是感受。有的人生在福中不知福，他沒有感覺，沒有感受到父母對他的恩惠、老師對他的苦心、朋友對他的友好，像現在有一些青年男女不太懂事，感受不到別人對他的好，在我看，就是日後他談戀愛，甚至為人父母了，也都很危險。

過去在日本有所謂的「婚前教育」、「新娘教育」、「家庭教育」，中國也有所謂「成年禮」、「成人教育」，都是在教人如何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。我想，做為一個領導人，不講別的，如果能夠提倡「三皈五戒」，大家不無理、無明，不亂殺生而保護生命，不侵犯人的財富而能布施善意，不邪淫、搞婚外情，弄得家庭名譽不好；中國倫理道德中的「一夫一妻」，不是

佛光山 人間佛教研究院
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

舊道德，是正常人生所應該做到的。如此一來，人人就會有幸福感了。

說到學運，一定有人在裡面煽動，錯亂大家的意志。從這當中也可以得到一個道理，所謂「嘴面兩塊皮」，說成這樣、說成那樣，都是任由人的嘴巴在說，或者自己也覺得不對，卻還要人家跟隨說好。我想，只有如佛法究竟意「不思善不思惡」，到了那麼一個時候，心才能不動。不過，這樣的說法又太玄妙了，我們還是說：這個社會有時候需要一點哲學的思考、需要一些人倫的道德，社會才能和平。

【提問四】大師您好，我是台灣華梵大學中文系的林素玟。想請教大師一個問題，二十一世紀，憂鬱症是一個非常嚴重而普遍的精神疾病，我有一些朋友或是同學，經常會來跟我說他有憂鬱症。甚至有朋友是在佛法方面熏習非常久的人，自己也宣說佛法，說得非常好，可是卻沒有辦法治療自己的憂鬱症。碰到這樣的狀況，我們不知道能為他做什麼？我們已經陪伴他十多年了，好像沒有特別的改善。謝謝。

【大師答詞】憂鬱症也是一種社會的毛病，是社會的因素所造成。昨天我在香港看到大陸一則報導，有一位記者問衛生部長：「假貨太多，尤其假藥吃了危害身體，衛生部有什麼辦法改善？」這位部長就說：「關於『造假』，自古以來很難說不假，『假』很難除，最好是用星雲大師推行的身做好事、口說好話、心存好念『三好』來解決。」所以，不得辦法之下，「三好」還是很有用的。

從「毒奶粉事件」發生以來，很多母親不敢給小孩子吃當地出產的奶粉，只好到外國甚至到香港去購買。但是後來香港方面也開始限制一個人只准購買多少數量，實在讓人很為難。該怎麼解決呢？我認為還是有辦法。政府有公權力，可以選擇在某一個地區設立奶粉專賣店，對外說明所賣的奶粉

具有政府開立的「無毒奶粉」證明，有國家保證，是正字招牌，大家安心地到這裏來購買，甚至於也可以請外國的公證人來檢驗。如此一來，大家不就對自己國家產生信心了嗎？小孩子也有奶粉吃了嗎？我想還是有辦法的，要努力、要加油！

【提問五】大師吉祥！我是越南河內市清涼寺住持彌山（法師）。我向來很佩服大師，今天聽大師講自己出生於一個普通的家庭，小沙彌的時候受的是打罵教育。但是現在您已經成為全世界知名的大師，在全世界都有佛光山的道場。我想請問您，您最大的動力是什麼？怎麼能達到這麼大的成果？謝謝大師。

【大師答詞】我沒有動力，沒有神通，沒有力量啊！如果要勉強說，就是因為我不貪、我不要，我以無為有。時到今日，我在全世界建設的寺廟已經有幾百個，可是我自己沒有辦公桌，在銀行沒有存款，沒有一個寺廟登記在我的名下，也沒有到市場買過東西。為什麼？我覺得能有一碗飯吃，就很感恩、很感謝了。甚至到現在，我連床鋪都睡不慣，在一張沙發椅上睡一覺就覺得滿足了。我覺得人要克己，自己要「無」，「無」中很多，「無」是無窮無盡、無量無邊。人光是在「有」的上面追求，不究竟，「有」是世間法，「有」是有窮、有盡、有限。假如大家希望我講說這一方面的內容，將來有一天，我可以詳細地來說。

對於你問的這個問題，我只有告訴你，是因為我什麼都沒有，我「無」，才「有」的。不過，我也有很好的因緣，當初要蓋寺廟，沒有錢，就有稿費來幫忙；要做好事，沒有錢，就有人家皈依的紅包供養幫忙。但是現在我不收紅包了，到處都還在建寺廟、辦大學，徒眾們也就老是說：「師父，要錢、要錢啊！」我不開銀行，也不開工廠，哪裡會有錢呢？那怎麼辦呢？好在現在有很多人贊助我的「一筆字」，也幫了這些徒眾們很大的忙。

佛光山 人間佛教研究院
Fo Guang Sha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Buddhism

所以，還是套用一句話中國的話「老天不棄我」，讓我跟大家結緣；結緣才有緣。

【提問六】我是來自杭州浙江大學佛教文化中心的張家成，請先允許我表達一個感謝的心情，這是我第三次聆聽大師的講演，也是第三次見到大師。上一次是在佛光山，是去年；第一次是在二十五、六年前，八〇年代後期，我在上海華東師範讀碩士的時候，於當地一間禮堂，聆聽大師「禪學與人生」的開示，那對我的影響很大，受用無窮，所以我期盼著下一次能夠再聽見大師的講演。

然後匯報一件事情，我代表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和佛教文化中心，非常誠懇地邀請大師，於今年九月十八日到杭州，為浙大師生做開示。目前相關的手續都已經辦妥了，因為我是經辦人，所以在這裏代表經辦單位浙江大學佛教文化中心，誠摯地邀請、歡迎大師。

【大師答詞】如果我說自己不會講話，太客氣就說謊了，不過我講得不是很好耶！

（張家成副教授）我很受用，每一次聆聽都有新的體會。

（師父上人）如果你不嫌棄，我很有心要到浙江去結緣。（大眾鼓掌）

（慈惠法師）教授已經和人間佛教研究院安排好行程了，是在九月份。

（張家成副教授）因為今天機會非常難得，所以當面再向大師匯報一次，謝謝佛光山。我沒有其他的問題，唯一的問題是不知道下一次能聽到大師開示什麼內容，很期待。謝謝。

【提問七】謝謝大師，我是第一次見到大師，久仰大師。我是青島一個業主，以前也在中科院工作過。今天一天的學習，讓我感受很深。人間佛教

是讓一個普通民眾很容易接近的宗教，我相信人間佛教將來能對普通的人、對普通的家庭，甚至於整個社會，起到很大的作用。尤其人間佛教具有很濃厚的中華文化色彩，是漢傳文化裏一個重要的代表。

另外，我很關心一個問題，無論是在大陸還是在海外，人間佛教都缺少宣傳。我想請問大師，您和團隊對人間佛教的傳播有什麼考量、有什麼安排？我相信社會和全球的華人，都期待著更多這樣的機會，得到人間佛教的法益。

【大師答詞】我只是盡我的心力而已，說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，在我這個年齡是不容易了。謝謝你。我們大覺寺的都監妙士法師很會唱歌，我本來要請他唱一曲，但是他忽然喉嚨痛，不得辦法，我就請六十年前隨我一起以歌聲弘法的小朋友，現在已經八十幾歲的慈容法師為你們唱個四句偈，當作回向。這首四句偈是宋朝無門和尚所作的：「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涼風冬有雪；若無閒事掛心頭，便是人間好時節。」（慈容法師唱）

感謝各位學者不嫌棄大覺寺路遠，地處荒郊野外，專程到這裏來參加人間佛教的學術會議。不管你們有沒有發表論文，所有與會大眾，你的一口氣、你的一腳步，都像種子埋到土裡面，將來會如同尼拘陀樹長出無限的果實，覆蔭世間的人們。我為世間的人謝謝你們大家，祝福你們！

（佛光山法堂書記室／整理）